

## 鲁迅与“韩国鲁迅”李泳禧之比较

张红秋\*

### 目 录

- 一、年少时“看见世人真面目”的心灵创伤
- 二、“在铁屋中呐喊”的启蒙者
- 三、李泳禧“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鲁迅
- 四、21世纪的“过时”人物

在东亚的天空下，鲁迅是百谈而常新的话题，也不断有人自称是鲁迅的弟子或者被人称作“某某鲁迅”。例如为我们所熟知的“竹内鲁迅”、“丸山鲁迅”和几乎不曾耳闻的“韩国鲁迅”李泳禧<sup>1)</sup>。李泳禧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研究者<sup>2)</sup>，他被称作“韩国鲁迅”，一方面是因为他总把鲁迅称作“永远的老师”<sup>3)</sup>，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人生和鲁迅有诸多相似之处。从青少年时代“看见世人真面目”的类似的心灵创伤，到成年后“在铁屋中呐喊”与“荷戟独彷徨”的经历，及至年老或身后的毁誉交加，两人都呈现出诸多可圈可点的相似性。

\* 张红秋，中国山东大学（威海）中文系，讲师。

1) 2006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在访谈《韩国鲁迅的鲁迅》一文中首次把作为“韩国鲁迅”的李泳禧先生介绍给中国读者。

2) 或许对中国人来说李泳禧太过陌生，以致有学者把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称他是“韩国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宿”。参见张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成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3) 关于鲁迅对李泳禧的思想影响，参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 一、年少时“看见世人真面目”的心灵创伤

鲁迅在〈呐喊·自序〉开篇即描写了自己少年时代奔走于当铺和药店的情景，感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个“真面目”，对鲁迅的思想和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曾多次出现过，〈祝福〉中把祥林嫂逼入绝境的鲁镇人，〈药〉中吃人血馒头的愚昧民众，〈故乡〉中刻薄的杨二嫂等等。

李泳禧在青年时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看见世人真面目”的弟弟之死事件。6·25战争期间，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李泳禧在前线参战，父母和弟弟在后方像乞丐一样地生活着。李泳禧老家原在平安北道，在解放后的混乱局势中父母和弟弟一起南迁，过着漂泊的生活。父母和弟弟所生活的村子住着一些远房亲戚，他们是在几代之前从平安北道迁移至此的，当时生活得还算殷实，算是村子里的富人。父母和弟弟投奔至此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村子里的亲戚谁也没有给贫穷的、无依无靠的父母一间房子落脚。在弟弟死去的最后一个晚上，可怜的母亲为了看儿子最后一眼，到一家经营着磨坊的亲戚家去借灯油，但是却被冷淡地拒绝了。两位老人只好借着月光、掀开破旧的草袋子，看一看即将死去的儿子的脸庞。更有甚者，无知的村人不但不给一点帮助和安慰，反而还撵两位老人和垂死的弟弟赶快离开村子。因为村子里流传着患传染病的人不能留在村子里的说法，死去的弟弟的尸体也不能埋在村子附近。两个老人只好把弟弟深一脚浅一脚背到山坡上的一个偏僻角落埋下，每天晚上在月光下守着孤寂的坟墓痛泣。弟弟的坟墓连个坟堆也没有，因为村里人说不能给没有娶亲的小伙子垒坟堆。但是弟弟那没有坟堆的坟墓上却压着许多块大石头，这是村里人为了“使患病的小伙子的鬼魂无法出来”而特意压上的。<sup>4)</sup>

弟弟之死对李泳禧的打击非常巨大，甚至改变了李泳禧的思想和人生。<sup>5)</sup>经历过弟弟之死的“李泳禧中尉不再是几天前的他了”，他对自己在前线拼命的所谓无条件的爱国心产生了怀疑，对在战争中死去的生命的价值也有了新的看法……。后来李泳禧阅读到鲁

4)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6——历程》，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257~265页

5) 康俊晚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李泳禧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一次。参见康俊晚：《李泳禧：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首尔：盖马高原，2004年，第40页

迅的著作后，对鲁迅的著作发生了深切的共鸣。他说，“我对鲁迅的作品比对托尔斯泰描写民众生活的作品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也许是因为鲁迅并未对作为描写素材的当时的中国农民加以美化，反而冷静地描写了他们的无知与贪欲、愚钝与自私，以及虚架子式的儒家宗族观念下的冷血本性，这种人类本性就是我和我的家人所彻骨感受到的东西。”<sup>6)</sup>李泳禧后来再也不想去那个村子看看，尽管弟弟的尸骨埋葬在那里。他甚至于再也不想听到任何有关那个村子的事情，偶尔说起那个地方，也是眉目紧蹙，赶紧转换话题。

鲁迅从家道中落、父亲病死中体味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李泳禧也从弟弟之死中看清了人性的丑恶真面目。不管是鲁迅，还是李泳禧，都从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但是作为杰出人物，他们又都成功地把自己少年或青年时期的心灵创伤转化成了一笔思想财富。鲁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冷静剖析，李泳禧对理想人性的极度向往和始终坚守，都与年少时代的心灵创伤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曾把“立人”思想看作鲁迅最为核心的思想，并认为鲁迅所确立的“立人”之路便是“改造国民性”。而李泳禧先生作为韩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第一人，后辈在研究他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赞赏还是批判，似乎也都更看重其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的思想，将之概括为“人本主义社会主义”<sup>7)</sup>、“作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sup>8)</sup>等等。总之，鲁迅从当时流行的国民性理论中看到了通过“改造国民性”而“立人”的道路，李泳禧则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看到了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希望，“人”的问题成为了二者的思想焦点。

## 二、“在铁屋中呐喊”的启蒙者

不管是鲁迅还是李泳禧，他们都堪称是自己时代的伟大启蒙者。鲁迅曾形象地把自己的启蒙活动比作“铁屋中的呐喊”，无独有偶，李泳禧先生也借用了“铁屋中的呐喊”的说法来描述自己的活动。李泳禧在评论集《偶像与理性》的“致读者”中首次引用了这一说

---

6)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6——历程》，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265页

7) 尹平重:<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批评》，2006年冬季号

8) 朴秉基(音译):<作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时代与哲学》，1996年12月

法，尽管“知道真实是痛苦的事情”，但是李泳禧坚信唤醒民众并使其承受痛苦仍然是一件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因为用“用理性之光来照亮被遮蔽的现实的虚伪是必要的”。<sup>9)</sup>此后李泳禧还一再提到“铁屋中的呐喊”，<sup>10)</sup>认为鲁迅笔下的“铁屋”正是六七十年代韩国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自己作为韩国的知识分子，理应像鲁迅一样疾走呐喊，唤醒受蒙蔽的民众起来捣毁“铁屋子”。

但是作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启蒙者，李泳禧的“铁屋”和“呐喊”都与鲁迅相差甚远。鲁迅作为中国“五四”一代，要打破的“铁屋”是吃人的封建专制，促使其“呐喊”的则是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李泳禧的“铁屋”是六七十年代韩国军事独裁政府及其所推行的冷战反共意识形态，而促使其“呐喊”的则是作为外信部记者所了解到的事实真相，尤其是被反共意识形态所歪曲的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情况。李泳禧在七十年代先后推出了《转换时代的论理》和《偶像与理性》两本评论集，前者收录了关于中国的文章五篇，后者收录了七篇；与此同时编译了《与八亿人的对话》，选译了西方著名人士在亲历毛时代中国后所写下的亲身体会和现场见闻。这些关于中国的论述给韩国民众，尤其是给韩国青年描绘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反共意识形态下的恶魔中国形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鲁迅曾感自己“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悲哀。但是李泳禧似乎要比鲁迅幸运得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青年中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风靡了整个“386一代”。80年代初，韩国情报部门在其关于韩国学生运动思想脉络的研究报告中，列出了30本对大学生思想产生影响的书，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转换时代的论理》，第二位是《与8亿人的对话》，第五位是《偶像与理性》。<sup>11)</sup>另外一项调查也可证明李泳禧对韩国社会的巨大影响。1999年，《延世大学研究生院报》以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为调查对象，就对韩国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

9) 李泳禧:《偶像与理性·致读者》，参见李泳禧:《偶像与理性》，京畿道：大路社，1977年，第3~4页

10) 例如，〈鲁迅与我〉、〈三十年笔耕生活的回顾〉等文，收入《李泳禧著作集7——自由人，自由人》，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319~323页、第349~375；又如，〈半世纪的神话·序言〉，参见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10——半世纪的神话》，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14~15页

11) 李泳禧、任轩永:《对话》，京畿道:大路社，2005年，第465~466页

的国内外学者、著作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学者李泳禧、国外学者弗洛伊德排在了第一位。<sup>12)</sup>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把李泳禧亲切地称为“思想的恩师”，他们一边读着李泳禧的书，一边参加韩国七八十年代如火如荼的民主化运动。李泳禧的著作对韩国青年的影响，首尔大学金世均教授的如下描写颇具代表性。

我是熬夜读完这本书的，并且在此之后一读再读。如同首先发现这本书的同事劝我阅读它一样，我也劝自己所碰到的每一个同事和后辈阅读它。但是这本书不是在我们已有的常识上为我们添补些什么东西。相反，这本书给我们传达了如下一些东西。“扔掉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常识。我们作为真实而相信的许多东西是一些虚假的意识和迷信。要扔掉这些虚假的意识和迷信。而且要识破灌输给我头脑中的这种虚假意识、这种迷信的偶像世界的本质，用这双新的眼睛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因此，李泳禧所传达的东西在给我们带来高兴之前首先带来的是痛苦。如果想接受它的话，对自己曾作为真实而相信的东西，对自己沐浴在“健康的常识”之下而没有提出疑问的东西，不首先加以打破是不行的。正因如此，对真实的最初反应不是高兴，知道真实只能是痛苦。要想接受真实的话，必须接受这种痛苦；在这种痛苦里面，必须要有对以前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加以革新的勇气。<sup>13)</sup>

“这本书”就是李泳禧的第一本评论集《转换时代的论理》，此处所言的“头脑中已有的常识”、“虚假的意识和迷信”、“偶像世界”等就是李泳禧所要打破的“铁屋子”——李泳禧更喜欢称之为“偶像”、“神话”，即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作为美国的血盟兄弟，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韩国自然选择了美国以及美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世界极度丑化，并且不遗余力地向整个国民灌输反共思想。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金善兴曾在一次演讲中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反共教育场景。

我1952年出生于韩国冷战时期，有一些事情至今无法忘记。大约是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的事情。有一天去上学，学校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强制背诵一些东西。就是1961

---

12) 参见《延世大学研究生院报》，1999年12月9日特辑

13) 金世均:<李泳禧论:与偶像的斗争>，收入李泳禧:《人间万事，塞翁之马》，首尔:汎友社，1991年，第7~8页

年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后所制定的《革命公约》，甚至要求全国小学生都要背诵。我们每天都和老师一起重复、背诵。内容现在都忘记了，但是第一条还清楚地记得：“以反共为国是第一义……”每天就这样开始。什么意思一点也不明白，只是每天背诵。知道所谓“反共”，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国是”可是生平第一次听说，全然不懂；知道“第一”，但是“第一义”这样的话可一点不明白。老师们也只是要求无条件地背诵，并不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这样跟着老师热情洋溢地背诵着。<sup>14)</sup>

这样教育的结果，自然是使所有的中国民众都变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使所有的韩国国民都变成“条件反射的兔子”。说起“中共”，马上就会联想起“饥饿”、“傀儡”、“皮包骨”、“野蛮”、“非科学”、“叛乱”、“推翻政府”、“侵略”、“好战”等一系列冷战式的词汇和充满冷战思维的观念。<sup>15)</sup>另一方面，在丑化中共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对美国及其同盟国的一切行为加以美化，比如把美国的越南战争称之为“反共圣战”或“为自由、民主而战”等。但是李泳禧力图摆脱当时主导整个韩国社会的反共意识形态，用“中国”、“中国大陆”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中性的词语来取代具有冷战色彩的“中共”，用“北韩”来取代“北傀”，描绘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形象和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指出越南战争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圣战”，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在韩国那种东方式独裁统治下的严密监控和政治高压下，李泳禧介绍中国真实状况的著述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他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一样，是喊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第一人。由此李泳禧获得了“真实的代名词”的美誉<sup>16)</sup>，也完成了自己以真实对抗谎言、以理性打破“偶像”与“神话”、以呐喊唤醒民众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

---

14) 金善兴，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2006年9月任韩国驻青岛领事馆总领事。2005年10月29日，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鲁迅与韩国>。本文所引内容译自其个人博客，博客地址为<http://blog.naver.com/eoindian/60019060622>

15) 李泳禧:<条件反射的兔子>，收入《转换时代的论理》，京畿道:大路社，1977年，第165~166页

16) 参见高银:<李泳禧论——真实的代名词>，收入《李泳禧著作集7——自由人，自由人》，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376~381页。李泳禧自己也在《偶像与理性》的“致读者”中说过“我写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实，这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并且毕生都在实践这个誓言。

作为“在铁屋中呐喊”的启蒙者，鲁迅和李泳禧还有一个既相似又有所区别的地方，即“呐喊”之后的“彷徨”。“五·四”前后原本“寓在屋里钞古碑”的鲁迅终于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做起了小说，但是没有“呐喊”几声，便被迫堕入了“彷徨”之地。这就是<题彷徨>一诗中所描绘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情景。这种孤独、彷徨之境在<鲁迅自选集·自序>中说得更具体：“《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同一战阵中伙伴的分化固然是使鲁迅陷入“荷戟独彷徨”之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鲁迅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怀疑精神吧。通过<呐喊·自序>可以看出，在青年时代也曾做过许多梦的鲁迅似乎很早就陷入了寂寞、疑惧的心境，并且终身无法摆脱，形成了鲁迅“黑暗”的一面。即使在后期倾向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际，也并不相信他们所许诺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因此，鲁迅所谓的“荷戟独彷徨”，既是指个体上的独自斗争，也是指历史长河中彷徨于无地的窘境。

被誉为韩国知识界“良心”的李泳禧也曾一度陷入到苦闷和彷徨之境。在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充满左翼思想的浪漫情绪之中，李泳禧也从中国的毛时代看到了理想和希望，但是九十年代前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李泳禧陷入了苦闷和彷徨的境地。他在一系列文章<sup>17)</sup>中坦率地披露了自己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圈崩溃时的苦闷心境，大量使用了诸如“混乱”、“大混乱”、“痛苦”、“矛盾”、“纠葛”、“动摇”、“幻灭”、“怀疑”、“苦闷”、“失望”、“被背叛”等词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泳禧的此种痛苦失望之情既不是受鲁迅的感染而生，产生之后也没有与鲁迅发生精神上的共鸣。换句话说，李泳禧接受了鲁迅的斗争精神，但是并没有受到鲁迅“黑暗”一面的感染。在韩国似乎很少有知识分子采取竹内好式的方式来接受鲁迅，即不但把鲁迅理解为《野草》中绝望、孤独、犹疑、否定的个体存在，而且以鲁迅《野草》式的存在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同时还以鲁迅《野草》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本国的当下问题并产生社会影响。当然，韩国学者在第一个层面上研究鲁迅的论文不少，但是似乎还没有人（包括李泳禧）达到第二、

---

17) 例如<一个知识分子看到社会主义失败后的苦闷和矛盾>、<社会主义结束了吗？资本主义胜利了吗？>、<无法摆脱的利己主义和不能扔掉的社会的人本主义>等。

三两个层面。鲁迅的痛苦、绝望、多疑深入骨髓，永远无法排遣，因为这就是他的存在方式和思想方式，“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但是李泳禧的苦闷和矛盾则要现实和具体得多，是理想在现实中受挫而产生的无力感和无奈感。而且李泳禧虽然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圈的崩溃一度陷入苦闷之中，但是他似乎很快就从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新道路，即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道路。如果说鲁迅是一个连绝望也要怀疑的怀疑主义者的话，那么李泳禧则是一个在现实中受挫后仍继续寻找希望的理想主义者。与李泳禧相比，鲁迅的希望似乎要渺茫得多、抽象得多。不能说鲁迅没有希望，青年和孩子就是鲁迅的希望。但是，鲁迅的希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或许这就是作为文学家和作为社会运动家之间的不同所在吧。

### 三、李泳禧“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鲁迅

说起鲁迅，立刻有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个是杂文中的鲁迅，他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不屈斗士，一个是《野草》中的鲁迅，他是深感“绝望与希望皆为虚妄”的黑色孤魂。不同的人在接近鲁迅时，都选择了自己所需要的鲁迅形象。日本的竹内好选择了后者，与绝望、彷徨、多疑、矛盾、苦恼、悖论、否定、幽暗……的黑色鲁迅产生了心灵上的深切共鸣；李泳禧则选择了前者，从热烈、进攻、好斗、犀利、讽刺、愤怒、幽默、诙谐、滑稽……的斗士鲁迅那里吸收精神资源，把鲁迅称作自己“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sup>18)</sup>。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学习鲁迅的地方，主要是称为杂文的类似于批判文明、批判社会、批判文学、批判时代的文章。”<sup>19)</sup>在李泳禧看来，“鲁迅的真面目在其评论之中。事实上，其堪称代表作的两篇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笔者注）严格来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称之为评论——鲁迅自己把自己的评论文章称作杂感。”<sup>20)</sup>李泳禧此处所谓的“评论”，亦即杂文。

---

18) 李泳禧：〈我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月刊 话》，1997年2月

19) 李泳禧/夏榆 访谈：〈韩国鲁迅的鲁迅〉，广州：《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有人称鲁迅是通过李泳禧而在韩国复活的，鲁迅匕首一样的短文能为韩国普通民众所知晓，全靠李泳禧。<sup>21)</sup>这话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李泳禧对鲁迅杂文的不断介绍、推崇和引用；其次，更重要的是指李泳禧对鲁迅杂文笔法的模仿和学习，以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巧撰写出大量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时事评论文章。李泳禧的文章就像鲁迅的文章一样，是匕首，是投枪。他说：“我写文章的精神是什么？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是鲁迅那样的。我从鲁迅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文章的技法、文采，以及他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愤怒，有时直接进攻，有时用比喻、隐喻、讽刺、诙谐、滑稽等方式来攻击对方的洗练的做文方法。”<sup>22)</sup>“在过去四十年的评论生涯中，如果说我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这都是我很早就开始学习鲁迅评论文章的结果。”<sup>23)</sup>事实上，李泳禧几乎从来不从文学的角度来阅读鲁迅和鲁迅的作品，他总是把鲁迅作为一个“评论家”，即“杂文家”。简言之，李泳禧所崇敬的、所接受的，不是“文学家鲁迅”，而是“杂文家鲁迅”。

由于中国“新时期”脱政治的整个时代氛围，作为杂文家的斗士鲁迅似乎无形中暗含着某种负面的意义，但是在李泳禧那里，鲁迅备受推崇的正是他斗士的一面。李泳禧对鲁迅“斗士”姿态的描写甚至不亚于毛泽东。对比一下下面这两段：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sup>24)</sup>

“鲁迅的时事杂文一步步逼向强大而孤陋的守旧势力及其知识分子，使其政敌和论敌闻风丧胆，心惊胆寒。他的杂文，与其小说或文学作品中有节制的语言表现和间接勾勒正好相反，像匕首一样锋利的正面进攻，或者揶揄、蔑视、诙谐、逆说、比喻等，随心所欲，自由差遣。……他终其一生，都在用他的那枝笔，反抗权势者的压迫和谎言，孤独地战斗着。”<sup>25)</sup>

---

20) 李泳禧:<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 收入李旭渊编译《朝花夕拾——鲁迅散文集》, 图书出版, 1991年, 第6页

21) 参见金善兴的演讲<鲁迅与韩国>。

22) 李泳禧、任轩永:<对话>, 京畿道:大路社, 2005年, 第729页

23) 李泳禧:<我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 《月刊 话》, 1997年2月, 第161页

24) 毛泽东:<论鲁迅>, 《毛泽东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李泳禧，其笔下的鲁迅，作为冲锋陷阵、以笔为匕首和投枪的斗士，战斗姿势之决绝，进攻态势之逼人，何其相似。更有甚者，李泳禧对鲁迅斗士形象的描写，采取的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对待同志如春天般温暖”的修辞方法。在他笔下，鲁迅一方面与强权者、压迫者相抗争，另一方面“对同时代饱受社会苦和人间苦却又不知为何受苦的人民群众抱有非常深切的爱”，甚至于说“对同胞与邻人的爱，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全部”。<sup>26)</sup>实际上，不只李泳禧，韩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的都是作为“斗士”的鲁迅。例如任轩泳说自己从鲁迅那里学到的，首先是文学或者文学的姿态，其次是作为民族解放斗士的形象，最后才是文学技巧出色的作家。<sup>27)</sup>这是韩国接受鲁迅的一大特点，与韩国知识分子在军事独裁统治下争自由、要民主的整体氛围直接相关。但是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厄运，正如金善兴在演讲中所说，“喜欢鲁迅的人在 其人生历程中都有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进了监狱。罪名也差不多，都与赤色沾点边。”

在李泳禧看来，作为斗士的杂文家鲁迅，其思想核心便是“实践的知识分子”。他说，“在阅读鲁迅的许多作品的时候，我为‘实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感动。我从中看到的不是把知识纯粹作为商品来贩卖并以此感到满足的教授、技术人员、文艺家，而是与因不公正的、人为的社会条件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大众同甘共苦患难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这种使命感当然是出于对人类的爱。”<sup>28)</sup>可见，李泳禧所谓的“实践的知识分子”是与“教授、技术人员、文艺家”相对的一个概念。他的这一说法很容易使人想起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论述。李泳禧所说的“教授、技术人员、文艺家”其实就是萨义德所说的“专业人士”，他们生活在体制之内，将自己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sup>29)</sup>所谓

25) 李泳禧:<我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月刊 话》，1997年2月，第161页

26) 李泳禧:<我的老师鲁迅>，收入《李泳禧著作集9——斯芬克斯的鼻子》，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97页

27) 任轩泳:<我与鲁迅>，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28) 李泳禧:<鲁迅与我>，收入《李泳禧著作集7——自由人，自由人》，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320页

29)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的“实践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业余者”、“局外人”、“扰乱现状的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他卖文为生，总是“扰乱现状”，让权势者头疼，让统治者憎恶，参与时政，针砭时弊，既不标榜自己的“客观”，也不声明自己与政治无关。

为什么李泳禧会选择作为斗士的杂文家鲁迅呢？这恐怕与李泳禧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有关。李泳禧本人就是一个“实践的知识分子”。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称自己是“六分记者 (journalist)，四分学者 (academician)”<sup>30)</sup>。李泳禧从1957年进入合同通信社到1971年被解职，一共做了十五年的记者，其中被短期解职两次；从1972年进入汉阳大学到1995年退休，期间被解职两次，做了长达8年停职教授，相当于一共做了十六年教授。可见，“记者”和“学者”的说法，既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角度来说的，也是从自己所认可的社会角色以及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说的。“记者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行动。走进现实之中，以行动来解释现实。”<sup>31)</sup>与学者相比，社会要求记者更加直接地投入到社会、政治、时事等各种实际活动之中，参与社会、干预时政、关怀民众、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暴露专制，等等。事实上进入大学的李泳禧也不是一个闭门著书的学者，而是一个时刻准备投入战斗的记者。如同他笔下的鲁迅一样，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那枝笔，反抗压迫，揭穿谎言。李泳禧的一生堪称斗争的一生，同时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苦难的岁月并没有吓到李泳禧，反而促使他与绝不妥协的鲁迅发生了更深切的精神共鸣。他之所以把鲁迅称作自己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恰恰是因为鲁迅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sup>32)</sup>李泳禧和鲁迅都生活在专制黑暗的时代，只要他们愿意，本可以生活得衣食无忧，但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促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斗争之路，以笔为武器，把匕首和投枪刺向权势、谎言、专制和愚昧。韩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把李泳禧称作“韩国鲁迅”，恐怕最大的原因也在这里。

---

年，第65页

30) 转引自康俊晚编著：《李泳禧：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首尔：盖马高原，2004年，第7页

31) 李泳禧/白永瑞 访谈：<转换时代的理性李泳禧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李泳禧先生花甲纪念文集》，互助社，1989年，第611页

32) 李泳禧：<我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月刊 话》，1997年2月，第161页

#### 四、21世纪的“过时”人物

鲁迅和李泳禧都是既享有崇高威望又备受争议的人物。鲁迅活着时曾受到一群青年的无限追捧和敬仰，同时也被保守派“鲁四老爷”们骂作新派，被激进的左派骂作“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死后呢，既被奉为“民族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被臭骂为“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同样，李泳禧也是一位既被无数人尊敬又屡遭怀疑和批判的人物。当他处在时代浪尖上时，既被尊为“思想的恩师”，也被诬蔑为“意识化的元凶”；当他从时代浪尖上退下来之后，人们以比较冷静的态度反思那一段历史时，有学者把他誉为“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也有学者称之为“活着的神话”，还有人指责他是“市场盲”和“北韩盲”。<sup>33)</sup>

进入21世纪之后，两人都面临着过时的危机。近年来有学者宣称鲁迅过时了，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新文学终结了。在国外有日本学者尾崎文昭<sup>34)</sup>，在国内有北大张颐武教授<sup>35)</sup>。他们都从新的时代出发，分析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正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和平崛起而逐渐失去意义，因为鲁迅笔下所表现的是作为“弱者”的中国，而今天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成为强者中的一员，因此其笔下的“弱者”文化也就丧失了现实意义。李泳禧似乎也不属于21世纪的韩国。随着韩国民主运动的成功，至今仍然健在的李泳禧先生在一些学者的笔下似乎逐渐成为了一种化石性的存在。2006年9月18日，在首尔言论会馆举行了李泳禧全集出版新闻发布会，有学者这样描述这次大会：“一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毕生都在与韩国社会残忍而压迫的反共体制进行斗争的李泳禧先生宣言隐

33) “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的说法来自康俊晚的专著《李泳禧：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活着的神话”来自金万洙的著作《李泳禧：活着的神话》；“市场盲”和“北韩盲”的说法参见尹平重的论文<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

34) 尾崎文昭在韩国韩语中文学会国际学术发表会（2002年5月）上的发言<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阅读？>，此后还在中国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做过类似主题的演讲。

35) 参见张颐武近年来撰写的系列论文<新文学的终结>（《山花》，2004年第3期）、<“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以及新著《新新中国的形象》（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等。

退了。50余年的文笔生活壮烈地退场了。”<sup>36)</sup>其实，鲁迅早就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留下了“忘记我”的遗愿；而李泳禧也曾说过“我的时代结束了”<sup>37)</sup>，“我过去的主张现在已变成常识，我的文章似乎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sup>38)</sup>无可否认，当中国告别弱者形象和悲情岁月，当韩国告别军事独裁和反共时代，曾经作为伟大的启蒙者与不屈的斗士的鲁迅和李泳禧在各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逐渐失去当初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的启蒙精神和斗争姿态并不一定会随之消失。但是，早已化作骨灰的鲁迅和被一部分人看作“活化石”的李泳禧似乎并不只是面临着过时的危机，甚至其文字本身也遭到了怀疑。尾崎文昭认为鲁迅的文章有极其浓厚的鬼气和毒性，会误导未成熟的青年走上不良道路；尹平重则指责李泳禧的文章犯下了致命而影响久远的错误，在人本社会主义的美名之下误导韩国民众陷入了“北韩盲”和“市场盲”的迷梦之中。

实际上，韩国知识界对李泳禧的反思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李泳禧本人也做过自我批判，但是像尹平重这么严厉的指责和否定还比较罕见。李泳禧最大的功绩是在冷战反共意识形态思维弥漫整个韩国社会之时，率先以真实之理性打破反共意识形态之偶像，把中共社会和新中国的“真相”介绍给韩国民众，从而唤醒受反共意识形态麻痹的沉睡民众。这既是李泳禧的功绩，同时也是李泳禧备受争议的地方。而导致李泳禧备受争议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毛时代的结束和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无可否认，李泳禧出于对理想“新人”的极端渴求，是怀抱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来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及“文革”的。他的《转换时代的论理》、《偶像与理性》、《与8亿人的对话》等著述让韩国青年看到了一个不但没有长角、反而还散着粉红色光芒的共产主义新中国。但是同时他也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称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而复杂的试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实现人类的平等生活。由此可见，李泳禧关于新中国的介绍，虽然打破了朴正熙时代“一边倒”的反共意识形态，但是也有美化中共的嫌疑，随着中国毛时代的结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圈的崩溃而不时遭到人们的质疑。但是笔者以为在看待李

---

36) 尹平重:<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批评》，2006年冬季号，第231页

37) 李泳禧/郑范九 访谈:<说“我的时代结束了”的永远少年>，《社会评论路》，1997年1月

38) 转引自尹平重:<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批评》，2006年冬季号，第232页

泳禧新中国和毛时代的美化嫌疑时，应该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把李泳禧看作社会运动家而不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也就是说，李泳禧和那些在抽象、哲学、理论层面研究毛时代和“文革”的学者不同，其著书立说活动都是为了直指韩国当下的社会和现实，而不是为了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书斋研究。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在把中共文化革命介绍给南韩社会的读者时，是希望提供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式相对照的生活模式。”<sup>39)</sup>因此，“《转换时代的论理》的积极意义并不只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用一句话来概括该书的效果，就是揭穿南韩理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摘下那张掩盖真实的硬硬的‘假面具’。也可以说从总体上瓦解了南韩社会的‘价值意识’。疯狂的反共极右政权把该书及其作者咬定为‘意识化的元凶’，理由正在于此。中国认识是第二位的问题。”<sup>40)</sup>可见，李泳禧对中国的介绍，与其说是为了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给韩国民众，不如说是为了借中国这盏理想明灯，揭穿韩国政府所推行的反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照亮韩国社会当时的黑暗现实，从而对韩国社会起到矫正的作用。从实际效果来看，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作者所期望的矫正作用，韩国的民主运动终于在1993年算是有了正果。鲁迅曾说在中国有些事情必须是矫枉过正的，如果提议在墙上开个窗户，有人就会跳出来反对，这样窗户就开不了了；他得说“老子非把屋顶掀翻才行”，这样原来反对开窗的人就会出来打圆场，建议开窗了。其实何尝中国人如此！作为一个渴望打破旧体制、旧思维的先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矫枉过正”的困境，李泳禧同样也摆脱不了这样的两难处境。作为后辈的尹平重教授，似乎忽略了上述原则，以学者的要求来苛求作为社会运动家的李泳禧，以实现了民主化的韩国社会来衡量当时的军事独裁体制，无怪乎会被韩国进步阵营批评为“无知的批判”。

综上所述，李泳禧是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教父和巨人，他被称作“韩国鲁迅”，是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在铁屋中呐喊”的启蒙者，是终生以笔抗争权势者和压迫者的不屈斗士。他们都曾对各自时代和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在21世纪都面临着过时的危机。当然，作为中国文学家的鲁迅和作为韩国社会运动家的李泳禧之间毕竟也存在着不同，他们的呐喊、彷徨、苦闷以及在后辈中间引起的争议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

---

39) 李泳禧、任轩泳：《对话》，京畿道：大路社，2005年，第447~448页

40) 李泳禧、任轩泳：《对话》，京畿道：大路社，2005年，第461页

## 参考书目

- 李泳禧 著, 『转换时代的 论理』, 创作과批评社, 1974년  
(李泳禧 著:《转换时代的论理》, 创作与批评, 1974年)
- 李泳禧 编译, 『8亿人과의 对话』, 创作과批评社, 1977년  
(李泳禧 编译:《与八亿人的对话》, 创作与批评社, 1977年)
- 李泳禧 著, 『偶像 과 理性』, 한길사, 1977년  
(李泳禧 著:《偶像与理性》, 大路社, 1977年)
- 리영희/임헌영 대담, 『대화』, 한길사, 2005년  
(李泳禧/任轩泳 访谈《对话》, 大路社, 2005年)
-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6--역정』,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6--历程》, 大路社, 2006年)
-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7--自由人, 자유인』,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7--自由人, 自由人》, 大路社, 2006年)
-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8--새는 '좌·우'의 날개로 난다』,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8--鸟儿以“左·右”翅膀飞翔》, 大路社, 2006年)
-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9--스핑크스의 코』,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李泳禧著作集9--斯芬克斯的鼻子》, 大路社, 2006年)
- 리영희, 「노신에게서 발견하는 오늘의 우리」, 이욱연편역, 『아침꽃을 저녁에 줍다--노신산문집』, 도서출판, 1991년  
(李泳禧:〈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 李旭渊编译《朝花夕拾--鲁迅散文集》, 图书出版, 1991年)
- 리영희, 「내 평론활동의 위대한 스승」, 『월간 말』, 1997년2월  
(李泳禧:〈我评论生涯中的伟大老师〉, 《月刊 话》, 1997年2月)
- 강준만, 『한국 현대사의 길잡이』, 개마고원, 2004년  
(康俊晚:〈李泳禧: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 盖马高原, 2004年)
- 리영희/백영서 대담, 「전환시대의 이성 리영희 선생의 삶과 사상」, 리영희 선생 화갑기년문집편집위원회 편, 『리영희 선생 화갑기년문집』, 두레, 1989년

(李泳禧/白永瑞 访谈:<转换时代的理性李泳禧先生的生活和思想>, 李泳禧先生花甲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李泳禧先生花甲纪念文集》, 互助社, 1989年)

김세균, 「李泳禧论:우상과의 싸움」, 리영희, 『인간만사 새옹지마』, 범우사, 1991년

(金世均:<李泳禧论:与偶像的斗争>, 收入李泳禧:《人间万事, 塞翁失马》, 泛友社, 1991年)

박병기, 「휴머니즘으로서의 이데올로기 비판」, 『시대와 철학』, 1996년12월

(朴秉基【音译】:<作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时代与哲学》, 1996年12月)

윤평중, 「이성과 우상:한국 현대사와 리영희」, 『비평』, 2006년 겨울호

(尹平重:<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 《批评》, 2006年冬季号)

리영희/정범구, 「내시대는 끝났다고 말하는 영원한 소년」, 『사회평론 길』, 1997년 1월

(李泳禧/郑范九 访谈:<说“我的时代结束了”的永远少年>, 《社会评论 路》, 1997年1月)

김선홍, 「루쉰과 한국」(상하이화동사대강연), <http://blog.naver.com/eoindian/60019060622>

(金善兴:<鲁迅与韩国>, 上海华东师大演讲)

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 北京:《鲁迅研究月刊》, 2001年第1期

李泳禧/夏榆 访谈:<韩国鲁迅的鲁迅——专访李泳禧>, 广州:《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Abstract

Comparison of Lu Xun and Lee Younghee

Zhang Hong qiu

Lee Younghee is called 'Korean Lu Xun' by some Korean intellectuals. Why? One reason is that Lee Younghee has always regarded Lu Xun as his 'eternal teacher'.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comparatively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ife and experience of Lee Younghee and that of Lu Xun. For example, they have the similar experience of breaking heart at the young age and have the similar social role as a torchbearer at the middle age. And they have been enthusiastically praised or severely criticized by som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 Lu Xun, Lee Younghee